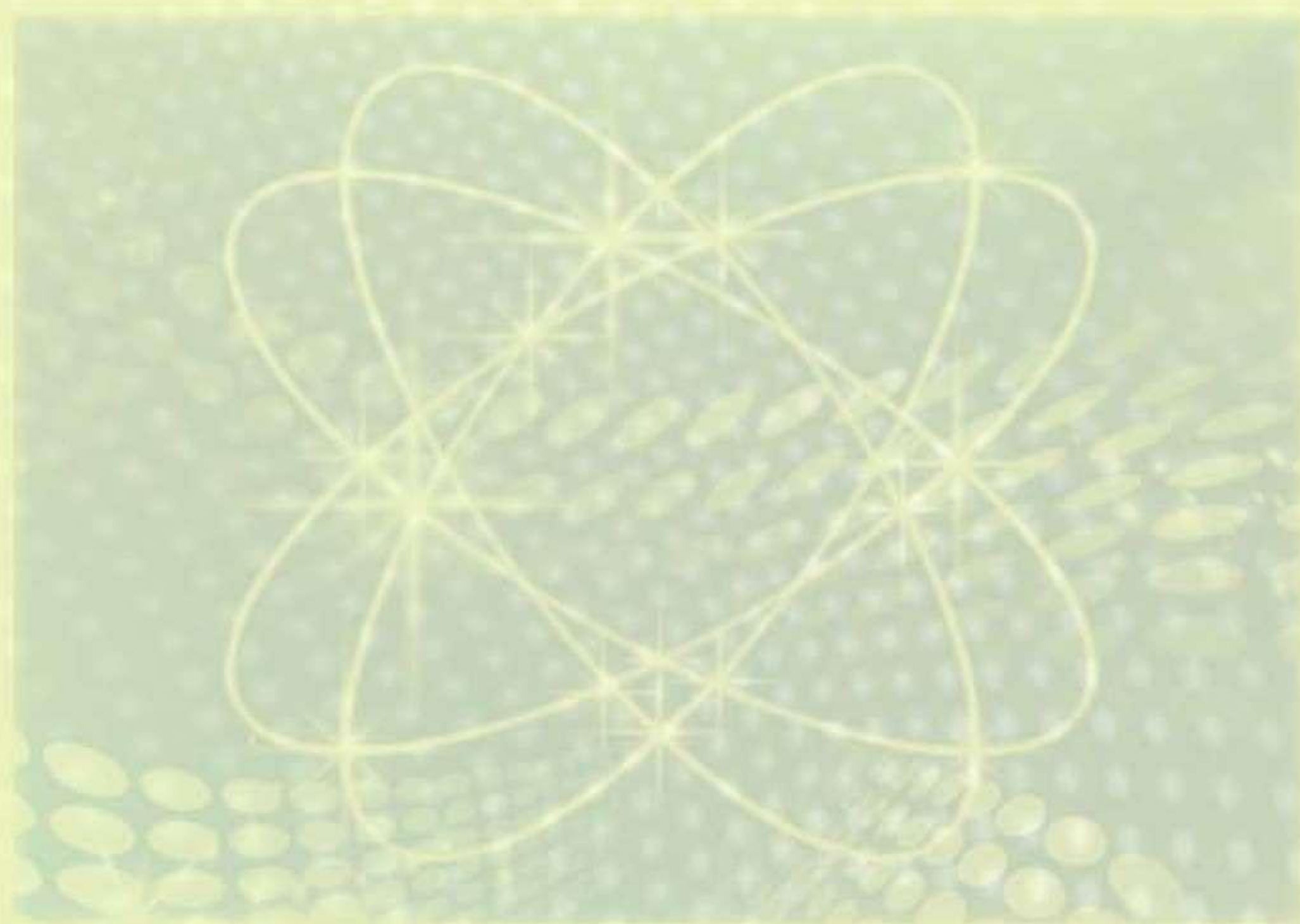


韩诗外传



卷一

曾子仁於莒，得粟三秉。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。亲没之后，齐迎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晋迎以上卿。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。怀其宝而迷其国者，不可与语仁；窘其身而约其亲者，不可与语孝。任重道远者，不择地而息；家贫亲老者，不择官而仕。故君子桥褐趋时，当务为急。传云：不逢时而仕，任事而敦其虑，为之使而不入其谋。贫焉故也。诗曰：“夙夜在公，实命不同。”

传曰：夫《行露》之人许嫁矣，然而未往也。见一物不具，一礼不备，守节贞理，守死不往。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，故举而传之，扬而歌之，以绝无道之求，防汙道之行乎。《诗》曰：“虽速我讼，亦不尔从。”

孔子南游适楚，至於阿谷之隧。有处子佩瑱而浣者。孔子曰：“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？”抽觴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吾北鄙之人也，将南之楚，逢天之暑。国心潭潭，愿乞一饮，以表我心。”妇人对曰：“阿谷之隧，隐曲之汜，其水载清载浊，流而趋海。欲饮则饮，何问妇人乎？”受子贡觴，迎流而挹之，免然而弃之，促流而挹之，免然而溢之。坐置之沙上，曰：“礼固不亲授。”子贡以告。孔子曰：“丘知之矣。”抽琴去其轸，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响子之言，穆如清风。不悖我语，和畅我心。於此有琴而无轸，愿借子以调其音。”妇人对曰：“吾野鄙之人也，僻陋而无心。五音不知，安能调琴？”子贡以告。孔子曰：“丘知之矣。”抽絺绌五两，以授子贡，曰：“善为之辞，以观其语。”子贡曰：“吾北鄙之人也，将南之楚。於此有絺绌五两，吾不敢以当子身，敢置之水浦。”妇人对曰：“客之行差

於乖久。分其资财，弃之野鄙。吾年甚少，何敢受子？子不早去，今空姐狂夫守之者矣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此之谓也。

哀公问孔子曰：“有智寿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自取之也。居处不理，饮食不节，劳过者，病共杀之。居下而好干上，嗜欲无厌，求索不止者，刑共杀之。少以获众，弱以侮强，忿不量力者，兵共杀之。故有三死而非命者，自取之也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！”

传曰：在天者莫明乎日月，在地者莫明於水火，在人者莫明乎礼义。故日月不高，则所照不远；水火不积，则光炎不博，礼义不加乎国家，则功名不曰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降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倾覆而亡。《诗》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”

君子有辩善之度。以治气养性，则身后彭祖；修身自强，则名配尧、禹。宜於时则达，厄於穷则处。信礼者也。凡用心之术，由礼则理达，不由礼则悖乱。饮食衣服，动静居处，由礼则知节，不由礼则垫陷生疾。容貌态度，进退移步，由礼则夷。国政无礼则不行，王事无礼则不成，国无礼则不宁，王无礼则死亡无日矣。《诗》曰：“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”

传曰：不仁之至忽其亲，不忠之至倍其君，不信之至欺其友。此三者，圣王之所杀而不赦也。《诗》曰：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！”

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，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，伯夷、叔齐杀身以成其廉。此三子者，皆天下通士也，岂不爱其身哉？为夫义之不立，名之不显，则士耻之，故杀身以遂其行。由是观之，卑贱贫穷，非士之耻也，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，举信而士不与焉，举廉而士不与

焉。三者存乎身，名传於世，与日月并而息。天不能杀，地不能生。当桀、纣之世不之能污也。然则非恶生而乐死也，恶富贵好贫贱也；由其理，，尊贵及己，而仕也不辞也。孔子曰：“富而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故厄穷而不悯，劳辱而不苟，然后能有致也。

《诗》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此之谓也。

原宪居鲁，环堵之室，茨以蒿莱。蓬户瓮牖，桷桑而为枢。上漏下湿，匡坐而弦歌。子贡乘肥马，衣轻裘，中绀而表素，轩不容巷，而往见之。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。正冠则缨绝，振襟则肘见和，纳履则踵决。子贡曰：“嘻！先生何病也！”原宪仰而应之曰：“宪闻之，无财之谓贫，学而不能行之谓病。宪贫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；仁义之匿，车马之饰，衣裘之丽：宪不忍为之也。”子贡逡巡，面有惭色，不辞而去。原宪乃徐步曳杖，歌《商颂》而反。声沦於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诸侯不得而友也。故养身者忘家，养志者忘身。身且不爱，孰能忝之？《诗》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

传曰：所谓士者，虽不能尽备乎道术，必有由也。虽不能尽乎美著，必有处也。言不务多，务审所行而已。行既已尊之，言既已由之，若肌肤、性命之不可易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

传曰：君子洁其身而同者合焉，善其音而类者应焉。马鸣而马应之，牛鸣而牛应之。非知也，其势然也。故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莫能以己之皤々，容人之混污然。《诗》曰：“我心匪鉴，不可以茹。”

荆伐陈，陈西门坏，因其降民使脩之。孔子过而不式。子贡执辔而问曰：“礼，过三人则下，二人则式。今陈之脩门者众矣，夫子不为式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国亡而弗知，不智也；知而不争，非忠也；亡而不死，非勇也。脩门者虽众，不能行一於此，吾故弗式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”小人成群，何足礼哉！

传曰：喜名者必多怨，好与者必多辱。唯灭迹於人，能随天地自然，为能胜理，而无爱名。名兴则道不用，道行则人无位矣。夫利为害本，而福为祸先。唯不求利者为无害，不求福者为无祸。《诗》曰：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！”

传曰：：聪者自闻，明者自见。聪明，则仁爱著，而廉耻分矣。故非道而行之，虽劳不至；非其有而求之，虽强不得。故智者不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。是以害远而名彰也。《诗》云：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！”

传曰：安命养性者，不待积委而富；名号传乎世者，不待势位而显。德义畅乎中，而无外求也。信哉，贤者之不以天下为名利者也！《诗》曰：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！”

古者天子左五钟。将出，则撞黄钟，而右五钟皆应之。马鸣中律，驾者有文，御者有数，立则磬折，拱则抱鼓，行步中规，折旋中矩，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，告出也。入则撞蕤宾，以治容貌，容貌得则颜色齐，颜色齐则肌肤安，蕤宾有声，鹄震马鸣，及倮介之虫，无不延颈以听，在内者皆玉色，在外者皆金声，然后少师奏升堂之乐，即席告入也。此言音乐相和，物类相感，同声相应之义也。《诗》云：“钟鼓乐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枯鱼衔索，几何不蠹？二亲之寿，忽如过隙。树木欲茂，霜露不凋使；贤士欲成其名，二亲不待。家贫亲老，不择官而仕。《诗》曰：“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迯。”此之谓也。

孔子曰：君子有三忧：弗知，可无忧与？知而不学，可无忧与？学而不行，可无忧与？《诗》曰：“未见君子，忧心惓惓。”

鲁公甫文伯死，其母不哭也。季孙闻之，曰：“公甫文伯之母，贞女也。子死不哭，必有方矣。”使人问焉。对曰：“昔是子也，吾使之事仲尼。仲尼去鲁，送之不出鲁郊，赠之不与家珍。病，不见士之视者；死，不见士之流泪者。死之日，宫女经而从者十人。此不足於士，而有馀於妇人也。吾是以不哭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乃如之人兮，德音无良。”

传曰：天地有合，则生气有精矣；阴阳消息，则变化有时矣。时得则治，时失则乱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：目无见，不能食，不能行，不能言，不能施化。三月微的，而后能见；七月而生齿，而后能食；期年鬻就，而后能行；三年脑合，而后能言；十六精通，而后能施化。阴阳相反，阴以阳变，阳以阴变。故男八月生齿，八岁而韶齿，十六而精化小通。女七月生齿，七岁而齠齿，十四而精化小通。是故阳以阴变，阴以阳变。故不肖者精化始具，而生气感动。触情纵欲，反施化。是以年寿亟夭而性不长也。《诗》曰：“乃如之人兮，怀婚姻也。太无信也，不知命也。”贤者不然，精气闾溢，而后伤时不可过也。不见道端，乃陈情欲，以歌道义，《诗》曰：“静女其妹，俟我乎城隅。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”“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。道之云远，曷云能来！”急时辞也，是故称之日月也。

楚白公之难，有仕之善者，辞其母将死君。其母曰：“弃母而死君，可乎？”曰：“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。今之所以养母者，君

之禄也。请往死之。”比至朝，三废车中。其仆曰：“子惧，何不反也？”曰：“惧，吾私也；死君，吾公也。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。”遂死之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好义哉！必济矣夫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此之谓也。

晋灵公之时，宋人杀昭公。赵宣子请师於灵公而救之。灵公曰：“非晋国之急也。”宣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为顺也。今杀其君，所以反天地，逆人道也。天必加灾焉。晋为盟主而不救，天罚惧及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’而况国君乎？”於是灵公乃与师而从之。宋人闻之，俨然感说，而晋国日昌。何则？以其诛逆存顺。《诗》曰：“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”赵宣子之谓也。

传曰：水浊则鱼喁，令苛则民乱。城峭则崩，岸峭则陂。故吴起削刑而车裂，商鞅峻法而支解。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，大弦急，则小弦绝矣。故急轡銜者，非千里之御也。有声之声，不过百里；无声之声，延及四海。故禄过其功者削，名过其实者损。情行合名，祸福不虚至矣。《诗》云：“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故惟其无为，能长生久视，而无累於物矣。

传曰：衣服容貌者，所以说目也；应对言语者，所以说耳也；好恶去就者，所以说心也。故君子衣服中，容貌得，则民之目悦矣；言语逊，应对给，则民之耳悦矣；就仁去不仁，则民之心悦矣。三者存乎身，虽不在位，谓之素行。故中心存善，而日亲之。故独居而乐，德充而形。《诗》曰：“何其处也？必有与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”

仁道有四，礥为下。有圣仁者，有智仁者，有德仁者，有礥仁者。上知天，能用其时；下知地，能用其财；中知人，能安乐之：是

圣仁者也。上亦知天，能用其时；下知地，能用其财；中知人，能使人肆之：是智仁者也。宽而容众，百姓信之；道所以至，弗辱以时：是德仁者也。廉洁直方；疾乱不治，恶邪不匡；虽居乡里，若坐涂炭，命入朝廷，如赴汤火；非其民不使，非其食弗尝；疾乱而轻死，弗顾弟兄；以法度之，比於不详：是礥仁者也。传曰：山锐则不高，水径则不深。仁礥则其德不厚，志与天地拟者其人不祥。是伯夷、叔齐、卞随、介子推、原宪、鲍焦、袁旌目、申徒狄之行也。其所受天命之度，适至是而亡，弗能改也，虽枯槁弗舍也。《诗》云：“亦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礥仁虽下，然圣人不废者，匡民隐括，有在是中者也。

申徒狄非其世，将自投於河。崔嘉闻而止之，曰：“吾闻圣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间也，民之父母也。今为儒邪之故，不求溺人，可乎？”申徒狄曰：“不然。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，而亡天下；吴杀子胥，陈杀泄冶，而灭其国。故亡国残家，非无圣智也，不用故也。”遂抱石而沉於河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廉矣！如仁欤，则吾未之见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

鲍焦衣弊肤见，挈畚持蔬，遇子贡於道。子贡曰：“吾子何以至於此也？”鲍焦曰：“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，吾何以不至於此也？吾闻之，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，萃行也；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，是毁廉也。行萃廉毁，然且弗舍，或於利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吾闻之，非其世不生其利，汙其君者不履其土。非其世而持其蔬。《诗》曰：‘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’此谁有之哉！”鲍焦曰：“於戏！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，廉者易愧而轻死。”於是弃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廉夫刚哉！夫山锐则不高，水径则不深，行礥者德

不厚，志与天地拟者其为人不祥。鲍焦可谓不祥矣，其节度浅深适至如是矣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亦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”

昔者周道之盛，召伯在朝。有司请营召以居。召伯曰：“嗟！以吾一身，而劳百姓，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。”於是接而就蒸庶於阡陌陇亩之间，而听断焉。召伯暴处远野，庐於树下。百姓大悦，耕桑者倍力以劝。於是岁大稔，民给家足。尔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，税赋繁数，百姓困乏，耕桑失时。於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，美而歌之。《诗》曰：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”此之谓也。

卷二

楚庄王围宋，有七日之粮。曰：“尽此而不克，将去而归。”於是使司马子反乘闕而窥宋城，宋使华元乘闕而应之。子反曰：“子之国何若矣？”华元曰：“惫矣！易子而食之，骸而爨之。”子反曰：“嘻！甚矣惫！虽然，吾闻围者之国，箝马而抹之，使肥者应客。今何吾子之情也！”华元曰：“吾闻君子见人之困则矜之；小人见人之困则幸之。吾望见吾子似於君子，是以情也。”子反曰：“诺！子其勉之矣，吾军有七日粮尔！”揖而去。子反告庄王。庄王曰：“若何？”子反曰：“惫矣！易子而食之，骸而爨之。”庄王曰：“嘻！甚矣，惫！今得此而归尔。”子反曰：“不可，吾已告之矣，曰：‘军亦有七日粮尔。’”庄王怒曰：“吾使子视之，子曷为而告之？”子反曰：“区区之宋，犹有不欺之臣，何以楚国而无乎？吾是以告之也。”庄王曰：“虽然，吾子今得此而归尔。”子反曰：“王请处此，臣请归尔。”王曰：“子去我而归，吾孰与处乎此？吾将从子而归。”遂师而归。君子善其平己也。华元以诚告子反，得以解围，全二国之命。《诗》云：“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”君子善其以诚相告也。

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，中夜而泣涕。其偶曰：“何谓而泣也？”婴曰：“吾闻卫世子不肖，所以泣也。”其偶曰：“卫世子不肖，诸侯之忧也。子曷为泣也？”婴曰：“吾闻之，异乎子之言也。昔者宋之桓司马得罪於宋君，出於鲁，其马佚而吾园，而食吾园之葵。是岁吾闻园人亡利之半。越王勾践起兵而攻吴，诸侯畏其威，鲁往献女，吾姊与焉。兄往视之，道畏而死。越兵威者，吴也；兄死者，我也。

由是观之，祸与福相反也。今卫世子甚不肖，好兵。吾男弟三人，能无忧乎？”《诗》曰：“大夫跋涉，我心则忧。”是非类与乎？

高子问於孟子曰：“夫嫁娶者，非己所自亲也。卫女何以得编於《诗》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有卫女之志则可，无卫女之志则怠。若伊尹於太甲，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。夫道二：常之谓经，变之谓权。怀其常道，而挟其变权，乃得为贤。夫卫女行中孝，虑中圣，权如之何？”《诗》曰：“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视尔不臧，我思不远。”

楚庄王听朝罢晏，樊姬下堂而迎之，曰：“何罢之宴也？得无饥倦乎？”城王曰：“今日听忠贤之言，不知饥倦也。”樊姬曰：“王之所谓忠贤者，诸侯之客欤？中国之士欤？”庄王曰：“则沈令尹也。”樊姬掩口而笑。王曰：“姬之所笑何也？”姬曰：“妾得於王，尚汤沐，执巾栉，振衽席，十有一年矣。然妾未尝不遣人之梁郑之间，求美人而进之於王也。与妾同列者十人，贤於妾者二人。妾岂不欲擅王之宠哉？不敢私愿蔽众美，欲王之多见则娱。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，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，又焉得为忠贤乎？”庄王旦朝，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。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。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。楚史援笔而书之於策曰：“楚之霸，樊姬之力也。”《诗》曰：“百尔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”樊姬之谓也。

闵子骞始见於夫子，有菜色，后有刍豢之色。子贡问曰：“子始有菜色，今有刍豢之色，何也？”闵子曰：“吾出蒹葭之中，入夫子之门。夫子内切嗟以孝，外为之陈王法。心窃乐之。出见羽盖龙旂旃裘相随，心又乐之。二者相攻胸中，而不能任，是以有菜色也。今被夫子之文浸深，又赖二三子切嗟而进之，内明於去就之义，出见羽

盖龙旗旃裘相随，视之如坛土矣。是以有刍豢之色。”《诗》曰：

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

传曰：雩而雨者，何也？曰：无何也，犹不雩而雨也。星坠木鸣，办皆恐，何也？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会至者也，怪之可也，畏之非也。夫日月之薄蚀，怪星之党见，风雨之不时，是无世而不尝有也。上明政平，是虽并至无伤也。上暗政险，是虽无一无益也。夫万物之有灾，人妖最可畏也。曰：何谓人妖？曰：枯耕伤稼，枯耘伤岁，政险失民，田秽稼恶，翟贵民饥，道有死人，寇贼并起，上下乖离，邻人相暴，对门相盗，礼义不修牛马相生，六畜作妖，臣下杀上，父子相疑，是谓人妖。是生於乱。传曰：天地之灾，隐而废也。万物之怪，书不说也。无用之变，不争之灾，弃而不治。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男女之别，切磋而不舍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

孔子曰：“口欲味，心欲佚，教之以仁。心欲兵，身恶劳，教之以恭。好辩论而畏惧，教之以勇。目好色，耳好声，教之以义。

《易》曰：‘艮其限，列其，厉薰心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吁嗟女兮，无与士耽。’皆防邪禁佚，调和心志。”

高墙丰上激下，未必崩也；降雨兴，流潦至，则崩必先矣。草木根萌浅，未必撼也；飘风兴，暴雨坠，则撼必先矣。君子居是邦也，不崇仁义，尊其贤臣，以理万物，未必亡也；一旦有非常之变，诸侯交争，人趋车驰，迫然祸至，乃始愁忧，乾喉焦唇，仰天而叹，庶几乎望其安也，不亦晚乎？孔子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，嗟乎！虽悔亦无及矣。《诗》曰：‘愒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’”

曾子曰：“君子有三言，可贵而佩之。一曰：无内疏而外亲，二曰：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三曰：患至而后呼天。”子贡曰：“何也？”

曾子曰：“内疏而外亲，不亦反乎？身不善而怨他人，不亦远乎？患至而后呼天，不亦晚乎？”《诗》曰：“惻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”

夫霜雪雨露，杀生万物者也。天无事焉，犹之贵天也。执法厌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。君无事焉，犹之尊君也。夫辟土殖谷者后稷也，决江流河者禹也，听狱执中者皋陶也，然而圣后者尧也。故有道以御之，身虽无能也，必使能者为己用也。元首以御之，彼虽多能，犹将无益於存亡矣。《诗》曰：“执轡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”贵能御也。

传曰：孔子云：“美哉！颜无父之御也。马知后有舆而轻之，知上有人而爱之。马亲其正而爱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乐哉！今日之驹也。至於颜沦少衰矣。马知后有舆而轻之，知上有人而敬之。马亲其正而敬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驹来，其人之使我也。至於颜夷而衰矣。马知后有舆而重之，知上有人而畏之。马亲其正而畏其事，如使马能言，彼将必曰：驹来驹来，女不驹，彼将杀女。故御马有法矣，御民有道矣。法得则马和而欢，道得则民安而集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执轡如组，两骖知舞。”此之谓也。

颜渊侍坐鲁定公于台。东野毕御马乎台下。定公曰：“善哉！东野毕之御上也。”颜渊曰：“善则善矣，其马将佚矣。”定公不说，以告左右曰：“闻君子不谮人，君子亦谮人乎？”颜渊退，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败闻矣。定公揭席而起曰：“趣骂召颜渊。”颜渊至，定公曰：“乡寡人曰：‘善哉东野毕之御也。’吾子曰：‘善则善矣，然则马将佚矣。’不识吾子何以知之？”颜渊曰：“臣以政知之。昔者舜工於使人，造父工於使马。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极其马。是以舜无佚民，造父无佚马。今东野毕之，上车轨轡，衔体正矣。周旋步骤，朝礼毕矣。历险致远，马力殫矣。然犹策之不己，所以知佚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善。可少进。”颜渊曰：“兽穷则啮，鸟穷则啄，

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，穷其下，能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《诗》曰：

‘执轡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’善御之谓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寡人之过矣。”

崔杼弑庄公，合士大夫盟。盟者皆脱剑而入。言不疾指血至者死。所杀者十余人，次及晏子。奉杯血仰天而叹曰：“恶乎！崔杼将为无道，而杀其君。”於是盟者皆视之。崔杼谓晏子曰：“子与我，吾将与子分国。子不与我，杀子。”直兵将推之，曲兵将钩之。“吾愿子图之也”。晏子曰：“吾闻留以利而倍其君，非仁也。劫以刃而失其志者，非勇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莫莫葛藟，延于条枚。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’婴其可回矣？”直兵推之，曲兵钩之，婴不之革也。崔杼曰：“舍晏子。”晏子起而出，授绥而乘。“其仆驰。晏子抚其手曰：“麋鹿在山林，其命在庖树。命有所悬，安在疾驱。”安行成节，然后去之。《诗》曰：“羔裘如濡，恂直且侯。彼己之子，舍命而不渝。”晏子之谓也。

楚昭王有士曰石奢。其为人也，公而好直。王使为理。於是道有杀人者，石奢追之，则父也。还反於廷。曰：“杀人者，臣之父也。以父成政，非孝也。不行君法，非忠也。驰罪废法，而伏其辜，臣之所守也。”遂伏斧钺，曰：“命在君。”君曰：“追而不及，庸有罪乎？子其治事矣。”石奢曰：“不然。不私其父，非孝也。不行君法，非忠也。以死罪生，不廉也。君欲赦之，上之惠也。臣不能失法，下之义也。”遂不去鈇钺，刎颈而死乎廷。君子闻之曰：“贞夫法哉！石先生乎！”孔子曰：“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矣”《诗》曰：“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”石先生之谓也。

外宽而内直，自设於隐括之中；直己不直人，善废而不怩怩：蘧伯玉之行也。故为人父者则愿以为子；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。为人君

者则愿以为臣；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。名昭诸侯，天下愿焉。《诗》曰：“彼己之子，邦之彦兮。”此君子之行也。

传曰：孔子遭齐程本子於郟之间，倾盖而语。终日。有间，顾子路曰：“由，束帛十匹，以赠先生。”子路不对。有间，又顾曰：“束帛十匹，以赠先生。”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昔者，由也闻之於夫子：士不中道相见，女无媒而嫁者，君子不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夫《诗》不云乎？‘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，清阳宛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’且夫齐程本子，天下之贤士也。吾於是而不赠，终身不之见也。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
君子有主善之心，而无胜人之色。德足以君天下，而无骄肆之容。行足以及后世，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。故曰：君子盛德而卑，虚己以受人，旁行不流，应物而不穷。虽在下位，民愿戴之。虽欲无尊，得乎哉！《诗》曰：“彼己之子，美如玉。美如玉，殊异乎公行。”

君子易和而难狎也，易惧而不可劫也，畏患而不避义死，好利而不为所非，交亲而不比，言辩而不乱。荡荡乎，其易不可失也。礥乎，其廉而不别也。温乎，其仁厚之光大也。超乎，其有以殊於世也。《诗》曰：“美如玉，美如玉。殊异乎公族。”

商容尝执羽旌，凭於马徒，欲以伐纣而不能，遂去，伏於太行。及武王克殷，立为天子，欲以为三公。商容辞曰：“吾尝凭於马徒，欲以伐纣而不能，愚也。不争而隐，无勇也。愚且无勇，不足以备乎三公。”遂固辞不受命。君子闻之，曰：“商容可谓内省而不诬能矣。君子哉！去素餐远矣。《诗》曰：”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“商先生之谓也。

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，过听杀人，自拘於廷，请死於君。君曰：“官有贵贱，罚有轻重。下吏有罪，非子之罪也。”李离对曰：“臣居官为长，不与下吏让位；受爵为多，不与下吏分利。今过听杀人，而下吏蒙其死。非所闻也。”不受命。君曰：“自以为罪，则寡人亦有罪矣。”李离曰：“法失则刑，刑失则死。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，故使臣为理。今过听杀人之罪，罪当死。”君曰：“弃位委官，伏法亡国，非所望也。趣出，无忧寡人之心。”李离对曰：“政乱国危，君之忧也。军败卒乱，将之忧也。夫无能以事君，暗行以临官，是无功以食禄也。臣不能以虚自诬。”遂伏剑而死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忠矣乎！《诗》曰：‘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’李先生之谓也。”

楚狂接舆躬耕以食。其妻之市未返。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，造门，曰：“大王使臣奉金百镒，愿请先生治河南。”接舆笑而不语。使者遂不得辞而去。妻从市而来，曰：“先生少而为义，岂将老而遗之哉？门外车轍，何其深也！”接舆曰：“今者王使使者赍金百镒，欲使我治河南。”其妻曰：“岂许之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妻曰：“君使不从，非忠也。从之，是遗义也。不如去之。”乃夫负釜甑，妻戴经器，变易姓字，莫知其所之。《论语》曰：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”接舆之妻是也。《诗》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。适彼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

昔者桀为酒池糟堤，纵靡靡之乐，而牛饮者三千。群臣皆相持而歌：“江水沛兮，舟楫败兮，我王废兮。趣归於亳，亳亦大兮。”又曰：“乐兮光兮，四牡骄兮。六轡沃兮，去不善兮善，何不乐兮？”伊尹知大命这将至，举觞造桀，曰：“君王不听臣言，大命至矣，亡无日矣。”桀拍然而笑，嗑然而笑，曰：“子又妖言矣。吾有天下，犹天之有日也。日有亡乎？日亡吾亦亡也。於是伊尹接履而趋，遂适

於汤。汤以为相，可谓适彼光土，爰得其所矣。《诗》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。适彼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

伊尹去夏入殷，田饶去鲁适燕，介子推去晋入山。田饶争哀公而不见察。田饶谓哀公曰：“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君独不见夫鸡乎？首戴冠者，文也。足傅距者，武也。敌在前敢斗者，勇也。得食相告，仁也。守夜不失时，信也。鸡有此五德，君犹日淪而食之者何也？则以其所来者近也。夫黄鹄一举千里，此君园池，食君鱼鳖，啄君黍粱，无此五者，君犹贵之，以其所从来者远矣。臣将去君，黄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止。吾将书子言也。田饶曰：“臣闻食其食者不毁其器，阴其树者不折其枝。有臣不用，何书其言？”遂去之燕。燕立以为相。三年，燕政大平，国无盗贼。哀公喟然太息，为之辟寝三月，减损上服。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，何可复得？”《诗》云：“逝将云汝，适彼乐国。适彼乐国，爰得我直。”

子贱治单父，弹鸣琴，身不下堂，而单父治。巫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处，以身亲之，而单父亦治。巫马期问於子贱，子贱曰：“我任人，子任力。任人者佚，任力者劳。”人谓子贱则君子矣。佚四肢，全耳目，平心气，而百官理，任其数而已。巫马期则不然乎，然事情，劳力教诏，虽治犹未至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娄。子有车马，弗驰弗驱。”

子路曰：“士不能勤苦，不能轻死亡，不能恬贫穷。而曰：‘我行义。’吾不信也。昔者，申包胥立於秦廷，七日七夜，哭不绝声，是以存楚。不能勤苦，焉得行此？比干且死，而谏愈忠；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，而志益彰。不轻死亡，焉能行此？曾子褐衣缊绪，未尝完也。粝米之食，未尝饱也。义不合则辞上卿。不恬贫穷，焉能行此？